

战友小宝

漠北狼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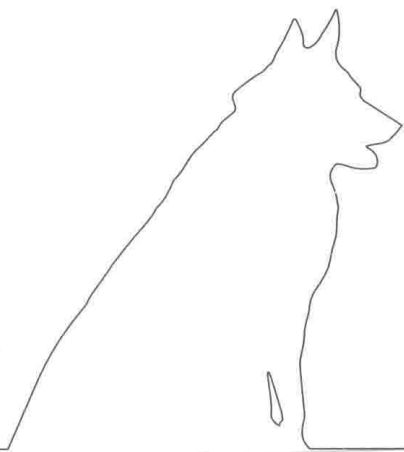


张十信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战友小宝

漠北狼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友小宝 / 漠北狼著. --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
2018.8

ISBN 978-7-5339-5367-6

I. ①战… II. ①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75503号

战友小宝

ZHANYOU XIAOBAO

漠北狼 著

责任编辑 金荣良

装帧设计 王 易

出版发行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 址 www.zjwycbs.cn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60毫米×960毫米 1/16

字 数 412千字

插 页 2

印 张 22.5

印 数 1-8000
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5367-6

定 价 49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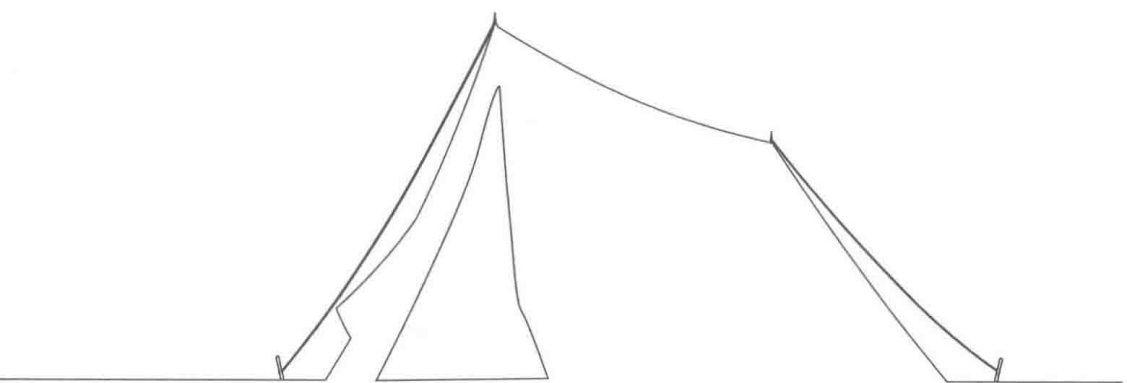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军营	001
第二章 丛林	115
第三章 高原	279

第一章

军营



深夜，朦胧细雨随风飘入军犬训练队沉睡的营区。

军犬克虎从雨雾中钻出来，跑到繁育分队的宿舍楼门口，睥睨对它视而不见的自卫哨哨兵，然后跑去了一班。

为方便紧急集合，士兵宿舍的房门不允许反锁。克虎用大头挤开虚掩的房门，走到下士夏阳的床边，伸出舌头舔舔他的脸颊。夏阳翻身面对着墙，还扯过被子蒙上了头。克虎用大嘴拉开被子，前爪踩着床边人立起来，探头看看双目紧闭的夏阳，伸出舌头舔了两下，见夏阳还是毫无反应，就在他耳朵上轻咬了一口。夏阳咬牙忍着不吭声，克虎有些不耐烦地低吠了一声，像是威胁又像是规劝，见夏阳还在“挺尸”，跑去门口，前爪踩着墙壁人立起来，用大嘴按下了电灯开关。

士兵们醒了，用手挡着刺眼的灯光，眯眼看着扬扬得意的克虎。

班长蔡远威问：“虎爷，别闹，我们明天还要提前起床给小犬配餐……”

克虎对着还在装睡的夏阳低吠了一声。

蔡远威火了：“赶紧起，跟克虎去看看它要干啥？”

夏阳不满地起身，磨磨蹭蹭地穿衣服，克虎急得前足乱踏，呜呜低吼。

蔡远威担心克虎突然吠叫，影响其他班休息，威胁说：“夏阳，我看你紧急集合不达标啊……”

夏阳不满地白了蔡远威一眼，利索地蹬上裤子跳下床，趿拉着鞋跑出宿舍。

蔡远威指着电灯开关说：“虎爷，麻烦你了！”

克虎人立起来，用大嘴关了灯，跑出宿舍，还知道用嘴叼着门把手掩好房门。

克虎是一条昆明犬。这个犬种，是犬队根据我国地域环境特点，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专门培育的，优点颇多，但智商并不是强项。克虎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一定律，军犬队专门请动物科研所的专家给它做过测试，克虎的脑容量

是正常犬的 1.5 倍，智商相当于十三岁的人类。军犬队为之欣喜若狂，认为可以繁育新的犬种。但专家的反应很平淡，认为克虎是特例，就像人类偶尔会出现一位爱因斯坦，具有偶发性和不可复制性，但也认为克虎有研究价值和繁育种群的价值。

有着超常智商的克虎是军犬界的一朵“奇葩”，军犬训练的基础科目、应用科目对它来说是小菜一碟，即使是高难科目，用不了三遍也就能学会。但克虎两头冒尖，视纪律如无物，偷奸耍滑，装病卖乖，服役经历更是劣迹斑斑。因其智商高，第一次服役被送至某管控难度较大的边境地区，开始表现还算优秀，接二连三地完成几次难度很高的任务，协助边防 C 团打掉了猖狂已久的跨境贩毒组织。边防 C 团专门致函感谢军犬队给他们送去了一条神犬。天下太平，神犬却郁郁寡欢、食欲不振，很快就形容枯槁、毛色枯黄，几乎走不了路。边防 C 团在当地遍寻名医医治无效，无奈之下，由副参谋长罗启明带队把奄奄一息的神犬送到军犬队医治。军犬队的犬医会同专家进行远程会诊，都没有查出病因，认为神犬得了怪病，时日无多。罗启明怀着极为愧疚、惋惜和悲伤的心情，带着哭得一塌糊涂的训导员接了一条新犬刚刚离去，神犬立刻食欲大开，变得活蹦乱跳。犬医还以为是回光返照，直到神犬抖着一身油光锃亮的皮毛去撩惹母犬，这才明白神犬是在装病。

调皮的军犬会装病逃避训练，但从没有像克虎这样装得惟妙惟肖，差点把自己活活饿死的，所以军犬队上下一致佩服克虎逃避训练执勤的毅力。

克虎是军犬，有军籍，必须服役。为避免给边防部队添麻烦，队里把它送到某装备仓库担任警戒犬。神犬再展神威，下车伊始就开始绝食，不到一个星期就奄奄一息地被送了回来。从此，只要有陌生面孔的训导员与它套近乎，神犬立马绝食。队里为神犬的服役单位头疼了一段时间，发现重新恢复健康的神犬喜欢撩惹母犬，这才想起专家给神犬的另一定义——有繁育种群的价值，决定把神犬留在犬队，专司繁育种群。

留在犬队的克虎很快就闯出了名头，绰号“花花太岁”。“花花”是指克虎的工作；“太岁”说的是克虎的行为，什么一日生活制度，什么定时进餐，什么按时游散，对所有纪律一概无视。克虎继承了昆明犬领地意识强的优点，认为军犬队的营区都是它的领地，领地上的所有动物包括军人及其家属都是

它的子民，每天早中晚三次巡视领地接见子民，尽职尽责，风雨无阻。队长、政委的办公室想去就去，管你正在干啥。

某位管理员试图阻挠，锁了克虎犬舍的门，这货直接绝食，被送去军犬医院输葡萄糖，它自己会用嘴拔针头，誓要以死明志。管理员无奈退了一步，其他地方听之任之，把队长、政委办公室的门锁把手由长条形换成圆形。克虎深感开门不便，直接把把手咬烂叼走，然后嗅着换锁士兵留下的气息，找去宿舍舔该士兵的牙刷，拉开其被子，还曾把管理员的帽子丢到厕所的小便池。管理员无奈，只好认输，换上了长条状的门把手，克虎这才罢休。部分官兵哭笑不得，部分官兵认为应该把克虎人道毁灭。

队长高泽石、政委王存伟集合官兵，重申为便于科研所研究克虎的动物行为，为培育新犬种做足准备，我们必须满足克虎的一切所需，为其提供充分展示动物行为的环境。我们的目光要长远，希望要放在克虎的下一代上。

克虎从此超然物外、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。这货认得军衔，似乎知道军官能决定它的命运，对军官敬而远之，也不怎么招惹老兵，却喜欢戏弄新兵，尤其喜欢找夏阳的麻烦。

夏阳是大学生士官，动物科学系毕业，高泽石专门请求上级为繁育新犬种储备的人才。军犬队兵员少，新兵由其他单位代训，高泽石派训导分队分队长韩哲去给夏阳上课，讲解犬队纪律、基本训导知识以及犬的习性等。夏阳新训结束后来犬队报到，正碰上克虎巡视领地。一般新兵因对部队缺乏了解，显得傻乎乎的，即使大学生士官也不例外。夏阳知道非散放时间军犬不准私自离开犬舍，所以自作主张地想抓住克虎送回犬舍。神犬那天心情好，决定带着夏阳跑步，始终与他保持看似能抓到但永远都差那么一点点的距离。老兵们也坏，双手抱在胸前围观夏阳追犬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很想给老兵留下好印象的夏阳拼了老命，累得几乎要口吐白沫，才被闻讯赶来的蔡远威制止。夏阳被克虎当众戏弄，对这条恶犬怀恨在心；克虎也记住了这个冒犯它威严的新兵，乐此不疲地找夏阳的麻烦。夏阳上厕所，被抢走过手纸；洗澡时被叼走过衣服；负责的卫生区里，不停出现饮料瓶等方便叼取的垃圾；刚买的名牌播放器也被叼去丢进了蹲便器。

夏阳被犬欺负得怒不可遏，声称要收拾克虎。蔡远威劝夏阳委曲求全，

向卫生区里丢垃圾只是玩笑，惹恼了太岁，当心舔你牙刷！夏阳知道犬没有“恶心”这个概念，但想到太岁闻着味，找到他的牙刷就像吃饭一样简单，结合太岁之前的行为，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想法，暂时放下自尊，去陪太岁玩溜溜球，试图讨好它。谁知这种令汪星人疯狂的运动，这货竟不屑一顾，并拒绝一切讨好行为，持之以恒地找夏阳的麻烦。

克虎步履匆匆，带着夏阳向成年犬生活区跑去。在夏阳印象中，作为军犬队这块领地上自封的国王，克虎很注重仪态，即使戏弄夏阳被狂追的时候，脚步也是淡定从容，如此失态还是第一次。犬队有规定，沿营区道路行进，严禁抄近路。克虎却不讲规矩斜穿操场，看到夏阳站在操场边犹豫，立刻不满地大叫一声。一犬吠，百犬跟，所以军犬夜间严禁吠叫，夏阳吓得一路小跑追了上去。

克虎跑进成年犬生活区，军犬们闻声跑出卧室，站在用栅栏围住的活动区内观察。几条垂涎克虎美色的母犬用前爪扒着栅栏门站立起来，摇尾献媚。克虎目不斜视，一掠而过——身为“花花太岁”，正常情况下它至少也会上前“调戏”一番。夏阳有些疑惑地侧耳细听，隐约听到母犬生产时的呻吟声，猛然想起母犬莎莎怀的是克虎的后代，生产期就在这几天，心跳不禁加速。他之前听老兵说过，克虎认识自己的老婆和部分后代，母犬生产的时候除非特殊情况，一般都要亲临现场。但夏阳大学学的是动物科学专业，被知识武装起来的大脑坚定地认为，公犬绝对不会认识自己的后代，对老兵们的言论暗中嗤之以鼻。

夏阳满腹疑惑跟在克虎身后走到莎莎犬舍门口，心里惊呼：我去，这不科学！

克虎见栅栏门上了锁，回头看着夏阳，用前爪挠栅栏门，示意夏阳叫门。犬生活区中犬不许吠叫，更何况是人。

夏阳压低声音喊：“有人吗？”

夏阳的声音太小，克虎不满地对着犬舍吼了一声。犬舍门立刻被推开一道缝隙，韩哲裹着灯光挤出来。克虎似乎很怕韩哲，闭上嘴，溜达到夏阳身后。

韩哲低吼：“熊兵，控制好你的犬！”

多次被戏弄，夏阳对克虎多少有些了解，知道它最讨厌被人控制。但作

为新兵，他不敢违抗命令，小心翼翼地试着去抓克虎的项圈。果不其然，克虎摆头躲开，皱起嘴唇露出雪亮的狗牙，呜呜低吼着以示威胁。

韩哲听出是克虎的声音，走到活动区的栅栏门后低声说：“躲什么躲？”

克虎乖乖地从夏阳身后走出来，它不敢与韩哲对视，垂在身后的大尾巴一贯硬得像拖了把军刀，现在竟然以很大的幅度摇晃着。夏阳惊愕不已，印象中“花花太岁”就没有听过谁的命令，更别说摇尾巴了。

韩哲板着脸问：“它喊你来的？”

被公犬喊来看母犬生产，夏阳的感觉非常不好，犹豫一下说：“算是吧！”

“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什么叫算是？”韩哲低头问克虎：“你带他来的？”

夏阳撇嘴腹诽：克虎听不懂汉语，你应该汪汪叫着说汪星语。克虎却靠着夏阳的左腿坐下，臊眉耷眼地低叫一声。

夏阳被惊得目瞪口呆，指着克虎问韩哲：“韩分队长，它……它能听懂这么长的句子……”

“既然来了，那就来帮忙。”韩哲打断夏阳，掏出钥匙打开栅栏门，转身向犬舍走去。

“是！”夏阳有些困惑地低头打量克虎，克虎斜着一双狗眼与他对视，全然没有刚才的谦卑、温顺。夏阳心头火起，挤出一脸的笑，低声说：“虎爷，没想到您这样的汪星界豪杰，竟然也会摇尾巴！”

克虎有些尴尬，不敢与夏阳对视，把头扭向一边。

夏阳赶紧打落水狗，得意地低声问：“虎爷，您不会是欺软怕硬吧？我看就是，就您这熊德行，估计没少挨揍……”

克虎突然挺胸抬头目视前方，坐姿端正得无可挑剔。夏阳心头一跳，回头看去，果不其然，韩哲拿着把酒精喷壶出现在犬舍门口：“你在磨蹭什么，动作快！”

“死狗，又给我挖坑。”夏阳腹诽着赶紧跑了过去，接过酒精喷壶往身上喷洒消毒。韩哲板着脸一声不吭，夏阳感觉气氛尴尬，想调节一下气氛，没话找话地问：“韩分队，克虎为什么听你的命令，还向你摇尾巴？”

韩哲面显愠色，拧眉瞪眼地盯着夏阳的眼睛，确认没有戏谑、讥讽的意思，

从衣袋中掏出一个口罩摔在夏阳怀里，气哼哼地去了犬舍卧室。

“我晕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夏阳茫然地挠挠头，戴好口罩。

母犬生产怕风，夏阳拉开一道门缝挤进犬舍，赶紧关好房门，刺鼻的气味穿透口罩冲进鼻孔，令人窒息。夏阳本能地想掩住鼻孔，见韩哲正盯着他，手掠过鼻孔在头顶上挠了两下，屏住呼吸打量狭小的犬舍。

莎莎性子柔弱，身体半躺在板床上，头扎在训导员陈梁的怀里哼哼唧唧地撒娇。估计是第一次当妈，还不会咬胎衣、脐带，犬医何雨晟正蹲在它身后忙活，看到夏阳，扬扬下巴算是打招呼，夏阳也扬扬下巴当作回应。两人是同学，同校不同专业，何雨晟也是大学生士官，比夏阳早入伍两年，入伍前并不认识，入伍后因有着同学这层关系走得很近。

高泽石坐在犬舍一角，反复审视着面前小犬筐里的五只小犬。韩哲附耳说了两句什么，高泽石就抬头盯着夏阳看。母犬受惊后易发难产，夏阳不敢高声，立正低声问好。高泽石点点头，指指放在门侧地板上的脸盆，低头继续审视小犬。

夏阳在何雨晟的出诊箱中没有找到医用橡胶手套，只找到一副淡蓝色的丁腈手套，拿着手套对何雨晟晃了晃，何雨晟低声说：“不知道你要来，你将就一下。”

夏阳反复检查手套，确认没有漏洞，这才仔细戴好，忍着干呕在那小半盆黄澄澄的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液体里洗了手。脸盆里是莎莎的尿液，用尿液洗手是防止小犬身上沾染了其他气味被母犬拒养。

夏阳溜到何雨晟身旁蹲下，低声问：“队长怎么来了？”

何雨晟说：“只要是太岁的种，队长都要来，盼着再出一条。”

夏阳顿感无语，瞄见高泽石没有注意他们，压低声音说：“队长就不怕有七八十条太岁轮番去他办公室巡视？”

“真要是这样，队长做梦都会笑醒！”何雨晟扭头看一眼皱眉审视小犬的高泽石，低声说：“克虎的崽儿前后生了六窝，没有一条智商超过平均水平的，就更别说太岁那样的妖孽了。”

夏阳撇嘴说：“太岁这种情况，本来就是突变，根本不具备可复制性。”

“有胆儿，去跟队长说。”又一条小犬滑出产道，何雨晟利索地剪胎衣、

断脐带，用纱布把小犬身上的黏液清理干净，然后交给夏阳说：“送过去，告诉队长，肚子里还有最后一条。”

拿犬有着严格规定，初生小犬器官娇嫩，严禁触碰鼻子、耳朵、眼睛等部位。夏阳用四根手指托着小犬的腹部，一手护着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和其他五个小肉球放在一起，低声说：“队长，何医生说还有一条。”

高泽石盯着挤成一团吱吱尖叫的小肉球点点头，韩哲不耐烦地摆手示意夏阳赶紧回去。

夏阳一脸晦气地挨着何雨晟蹲下。

何雨晟问：“你招惹韩分队了？”

夏阳低声说：“我只是奇怪克虎为什么听他的命令，他就黑脸了。”

何雨晟翘起拇指说：“你真是一把得罪人的好手！”

夏阳惊愕：“怎么啦？”

何雨晟说：“怎么啦？！幸亏你在繁育分队，要是你在训导分队，你只能躺着拉了。”

夏阳作势欲打，听到身后传来韩哲的低咳，立刻老实蹲好，低声说：“师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”

莎莎突然哼哼唧唧地呻吟，何雨晟检查一下产道说：“最后一条小犬进产道了。”

陈梁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，抚摸着莎莎的头说：“总算看到曙光了，莎莎加油！”

夏阳挠挠头，低声哀求：“师兄……”

何雨晟低声说：“陈老兵，我要接生，你给夏阳醒醒盹。”

陈梁偷眼看看韩哲，见他没有注意他们，才用下巴偷偷指指门外，低声说：“韩分队前后带了十几条犬，条条都是功勋犬，最后碰上了太岁……一世英名全毁了，没人敢当面提这个事儿。”

夏阳无奈叹气：“我哪知道这儿有雷，我就想拍拍马屁，哪想拍在了马腿上……”

莎莎突然挣脱陈梁的怀抱，咆哮着跳起来，猛地向门口转身，产道中的小犬被甩了出来，摔在地上吱吱惨叫。夏阳惊愕回头，发现克虎不知什么时

候挤开门缝把头伸进了犬舍。自然界中，雄性动物有时会杀死幼崽迫使雌性提前发情，雌性动物出于母性的本能会拼死阻止。莎莎颈毛都爹了起来，皱起嘴唇露出雪亮的牙齿，嘶吼着扑向克虎。

陈梁死死抓住项圈控制住发狂的莎莎，对着克虎下口令：“去！去！”

克虎充耳不闻，看看地上惨叫的小犬，又抬头看看夏阳，样子很得意，像显摆它有了孩子。

夏阳气得大吼：“把孩子都摔了，你得意个屁啊！你认得孩子，莎莎可不认得你，出去！去！”

克虎似乎听懂了夏阳的话，留恋地看一眼地上惨叫的小犬，老实地退了回去。克虎竟然会听夏阳的命令，韩哲有些惊愕，又有些不解，扭头看高泽石，发现他也是一脸的困惑。

陈梁拉着莎莎趴下，尽力安抚，何雨晟赶紧捡起摔在地上的小犬。

夏阳锁好门，跑回来，指着被摔伤的小犬问：“小宝伤得重吗？”

何雨晟一怔，白了夏阳一眼，偷眼见高泽石、韩哲没有斥责的意思，才说：“鼻子摔出血了，嗅觉可能会出问题，这条犬待报废。”

韩哲火了，阴沉着脸，大步向外走。夏阳巴不得借机出口恶气，很有跳起来帮韩哲开门的冲动。

高泽石摆摆手说：“算了算了，小犬不一定有问题，等复查后再说。”

“是！”韩哲停住脚步，一个劲儿地喘粗气，看样子很生气。

夏阳正暗中翻着白眼，腹诽韩哲故作姿态、就坡下驴，冷不丁被何雨晟弹了一个“脑崩儿”。

夏阳看眼何雨晟满是血污的手套，急了：“你……你有病啊？！”

“你才有病！”何雨晟把夏阳叫到一边，低声说，“懂不懂规矩？不是你的犬，乱起什么名字？”

夏阳摘下手套，掏出一包纸巾，用力擦着被弹过“脑崩儿”的头发：“临时叫着方便，又不录入军犬档案。”

何雨晟警告说：“规矩就是规矩，别给自己惹麻烦。”

夏阳满不在乎，随口应付说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标志绳呢？”

何雨晟从衣袋中掏出一小把各色的细绒绳，夏阳抽出一根白色的，像戴

项圈一样小心翼翼地系在小宝的脖子上。白绳是待报废犬的标志，四个月后复查，如果嗅觉有问题，小宝会被送去繁育队饲养，一辈子吃喝玩乐，唯一的工作就是配种。

夏阳叹口气，用指肚轻轻抚摸着小宝的头顶，低声说：“可怜的，谁让你摊上个没溜儿的爹呢！”

韩哲看一眼时间，问何雨晟：“莎莎还生产吗？”

“已经结束了。”何雨晟说完，赶紧收拾东西。高泽石闻声，拔腿向外走：“我去保育室看看。”

陈梁说：“分队长，你把克虎带开，我送莎莎去保育室。”

韩哲点点头，转身看着夏阳。夏阳一脸茫然，抱着小宝与他对视。何雨晟见韩哲开始蹙眉，赶紧背好出诊箱，接过小宝放进小犬筐，拉着夏阳跑出犬舍。克虎在栅栏门外焦躁踱步，看到夏阳、何雨晟出门，小跑过来，看样子想趁机溜进犬舍。何雨晟无视克虎的龇牙咧嘴，关好栅栏门，拉着夏阳拔腿就走。

夏阳不解地问：“你慌啥？”

“玄幻活动，闲人回避。”

“啥？！”

“韩分队长会带克虎去看小犬。”

夏阳愕然：“还看？！他就不担心太岁杀了小犬？”

何雨晟斜了夏阳一眼：“新兵蛋子，太岁认识自己的后代，这是咱队的常识。”

夏阳说：“这不科学，公犬不会认识自己的后代。即使太岁不杀小犬，也不能证明它能认识后代，它表现出来的得意、喜悦，或许只是类似发现了新玩具的一种行为……”

“太岁就是汪星来的妖孽，能用科学解释？再说了，队长都不管，你算老几？”

夏阳哑然，回头张望，果然看到韩哲开门把克虎放进了犬舍。

何雨晟刻意压低声音，神秘地说：“听说，韩分队长会让克虎选犬。”

“选什么？”

何雨晟说：“犬！和克虎一样高智商的犬。”

夏阳突然站住，转身注视莎莎的犬舍，目光灼灼。

何雨晟问：“你想去证明是否科学？”

夏阳点点头：“一起去？”

“no zuo no die，祝你长命百岁！”何雨晟说完，拔腿就走。夏阳低声道：“脚步重点儿，掩护我！”

何雨晟头也不回地摆摆手，“吧唧吧唧”地用力踩着积水走了。

夏阳屈身藏在用来固定犬舍栅栏的矮墙后，高抬腿慢落地，一点点地蹭到莎莎的犬舍外，扒着墙头探头看去。犬舍卧室门大开，克虎站在小犬筐旁，一双狗眼盯着小犬烁烁放光，拖在身后的大尾巴兴奋地晃来晃去。

韩哲站在一旁，用父亲教训儿子的口吻说：“你都八岁了，黄土埋半截身子的年纪，还这么没溜儿……”

克虎盯着小犬，不满地哼哼了两声。

韩哲说：“还顶嘴，你这点智商全他妈长歪了，看看你现在的鬼样子，拈花惹草、骚扰营区，白瞎了老天给你的好脑袋！”

克虎似乎被戳中痛点，扭头看着韩哲，不满地大声哼哼着反驳。韩哲似乎怒了，站起来直奔克虎。偷窥的夏阳立刻兴奋起来，心说，棍棒底下出孝子，上！但韩哲却让他极其失望，只是推开克虎，准备给小犬筐苫上雨布搬去保育室。克虎似乎还没看够，伸出一只前爪按在筐上阻拦，嘴里哼唧唧。

韩哲说：“没有中意的就赶紧让开，你孩子还等着吃奶呢！”

夏阳连连撇嘴，这哪是教训，这分明是纵容。难怪克虎这么横行霸道、肆无忌惮，要是再妖孽点儿，估计早拍着胸脯满世界喊它爸是韩哲了。

克虎的耳朵突然抖了两下，抬头看眼韩哲，头转向它的八点方向。韩哲眉头一皱，快步向犬舍外走来。

夏阳吓了一跳，心说：我去，示警不发声，用眼神交流，你们这一对儿“父子”也太有默契了！如果被韩哲发现他在偷窥，而且还看到了他们“父子情深”的一幕，用脚指头想想都能知道没好果子吃。夏阳不顾地上满是积水，无声卧倒，屏住呼吸躲在混凝土矮墙下。

韩哲走出犬舍，低声问：“谁？”

保育室方向传来高泽石的声音：“我！”

夏阳先是庆幸没被发现，但听到高泽石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肠子都要悔青了。被队长、分队长两级领导发现他“偷窥”，最简单的惩罚也会是难以承受之痛。夏阳决定冒险溜走，手扒矮墙露头观察，见人、犬都在看着保育室方向，自以为无声地迈进一步，克虎立刻扭过来盯着他。夏阳立刻僵住，心中哀叹：完了，这次太岁给我挖了个大坑！出乎意料，克虎只是扫了他一眼，又若无其事地把头扭了回去。夏阳试着走了一步，克虎的耳朵抖了一下，显然听到了，但没有示警的意思，再走一步，克虎索性连耳朵也不抖了。夏阳虽然感到奇怪，但高泽石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也顾不上多想，悄无声息地屈身跑走，丝毫没有注意，他沾满泥水的双手在矮墙上留下两个清晰的手印。

高泽石在莎莎犬舍门口停住脚步问：“克虎什么反应？”

韩哲有些失望地说：“还是老样子，没有特别关注哪条小犬，只是哼唧唧地不愿意离开。”

高泽石说：“不急，克虎还年轻，当爸爸的机会还多。”

韩哲无奈苦笑：“也就剩下这点儿价值了。”

克虎似乎听懂了，愤怒地把头扭向一边，不想搭理韩哲。

高泽石对克虎的反应见怪不怪，笑了笑准备离去，无意中看到矮墙上的手印，按亮手电筒仔细观察。手印在矮墙的棱部，只有手扒着墙头才能印出这样的手印，这么矮的墙，手扒墙头只能蹲着。

高泽石说：“新鲜手印，有人偷窥犬舍。”

韩哲跑出来，见手印在细密雨丝的冲刷下正在变淡，回头把克虎喊过来，指指手印说：“嗅！”

克虎没嗅，跑去犬舍卧室叼来一只淡蓝色的丁腈手套。

韩哲说：“是夏阳！”

高泽石问：“克虎没示警？”

韩哲点点头，低头训斥克虎：“你是军犬，有警不报，白吃军粮吗？”

克虎不耐烦了，转身跑回犬舍。

韩哲火更大了，低吼：“什么态度，你给我出来！”

克虎在犬舍中呜呜呜呜地嚎叫。

高泽石笑问：“这是在反驳？”

“这畜生在骂我。”韩哲苦笑摇头，“软硬不吃，油盐不进，由着性子胡来，要不是有纪律，我真想收拾它一顿。”

“克虎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犬类行为学的范本，不要刻意约束。”高泽石对犬舍卧室扬扬下巴说，“克虎听夏阳的命令，刻意掩护他，会不会把夏阳当成训导员了？”

韩哲想了想，摇头说：“不会，如果重认训导员，听到声音会跑出去迎接。我听说克虎喜欢捉弄夏阳，估计是把他当成玩伴了。”

高泽石笑了：“竟然找了个士官当玩伴儿，克虎越来越妖孽了。”

韩哲叹口气，担心地说：“我行我素，目无尊长，再妖孽下去，我担心它会变成祸害。”

高泽石说：“你不必担心。克虎这种情况极为特殊，史料中偶有记载，但并没有说清楚其成因、结果。学术界也没有定论，只能用奇迹来形容。既然是奇迹，普通军犬的纪律就不适用于克虎，我们乐见它再妖孽一些。”

韩哲无奈点头：“希望我们的付出、纵容，能帮助科研所尽快完善犬类行为学。”

二

小犬小宝不翼而飞了。

莎莎第一次当妈，产道有撕裂伤，陈梁心疼得比他自己有撕裂伤还要难受，有卫生员不用，亲自抱着莎莎去医院打消炎针，前后不过半个小时，小宝就不见了。

陈梁把保育室翻了个底朝天，就连下水道都掏了一遍，仍未发现小宝的踪迹，急得思维判断上都出了问题，恍惚记得打针前他去给莎莎熬过小米粥，回来后好像小宝就不见了。想到有的母犬受惊后会吃掉小犬，陈梁掰开莎莎的嘴检查了半天，没有发现一丝毛发、血迹，莎莎反而被搞得莫名其妙，连小米粥也不肯喝了。